

有哪些男主表面温润如玉实则阴狠的古言？

【已完结】我被皇后发配到东宫，不是做太子妃，只是一个女官，但是，事情越发展越奇怪，那个比我小6岁的太子，似乎有自己的想法。

—

「念念，你对星阑要像对自己的亲弟弟一样，保护他，照顾他。」

我站在东宫殿内，想起姑母对我的叮嘱。

我叫苏念念，年芳十四，是苏府的嫡小姐。

我父亲是异性郡王，母亲是名门贵女，兄长是朝中新秀，但最厉害的还是我姑父，他是当今皇上，我姑母是皇后娘娘。

姑母一直膝下无子，太子亲母只是妃位，年前染病去世了。姑母便把年仅八岁的太子养在膝下，算作嫡子。

可这太子的教养问题着实为难住了姑母，管的多了，怕引起太子反感，母子生分。管的少了，又怕旁人说三道四，不是亲生

的就不好好教养，这些闲言碎语若是传入太子耳朵里，母子离心，更是不好。

毕竟不是亲生的，人心隔肚皮，总是难以捉摸的。

后来，姑母想到了我，我这人从小就是心眼儿实的，做事情严谨古板，甚少出错，最是规矩。

我来这东宫，做一个小小女官，一来可以给太子作伴，二来可以让外人看到皇后对太子的重视，三来，我性格古板，可以管教太子，处理东宫事宜，最重要的是，我是皇后与太子的纽带，以后皇后可以直接问我关于太子的大小事宜。

「苏小姐，见了太子怎不跪拜？」我想得出神，没有留意太子已来到院内，由奶娘牵着，窃窃喏喏的站在那里。

出声的是奶娘，看得出她在这东宫很有地位。按理说我是太子表姐，只需作揖便可，她却让我行跪拜礼。

太子尚未说什么，她便先给了我个下马威，真是没规矩的妇人。

我没有理她，上前与太子作揖，神色清淡，语调温和道，「太子殿下，民女苏念念，从今日起，便是东宫女官，伺候殿下的一切事务，殿下有什么吩咐，可直接与我说。」

「念念.....姐姐？」小小的少年软软地叫了我一句姐姐，随后看向奶娘，好似在征求她的同意。

「殿下，您是主子，怎么能叫旁人姐姐呢？」奶娘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，出口的语气带着责备。

我环顾四周，下人们表情都习以为常，显然这奶娘平日里也是这样与太子说话的，毫无主仆之分。

哎，看来这东宫是要好好清理一番了。

「殿下，我不是旁人，我是皇后娘娘的侄女，与您是表兄弟。」我走到太子面前，蹲了下来，自上而下望去，「太子，以后您可以叫我姐姐。」

我转头看向奶娘，出口的话确实对着太子说的，「殿下，您心慈，那些欺主的刁奴就交给我吧。」

想是我眼神过于锋利，本没把我这个小姑娘放在眼里的奶娘，此时也微微露出惊慌的神色，不敢抬头看我。

我牵起太子的手，像个护食的母鸡一样，带着他进了书房，想与他好好聊聊。

他喏喏的与我说着他与奶娘的相处方式，我听后大为气愤。

这个刁奴，果然是看他年幼失母，姑母平日里又不好过多干涉，她便拿捏着太子，在东宫作威作福，甚至挑拨姑母与太子的关系。

「姐姐，母妃，真的是派你来监视我的吗？」这个软软的少年，本是主子，却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。

「殿下，信吗？」我直视着他水晶般的眼睛，也让他看清我眼底的善意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他摇摇头，一脸的为难困惑。

是了，他已经被奶娘灌输了许久的思想，也不是朝夕间就可改变的。

不急，来日方长，总是要慢慢成长的。

二

是夜，屋外惊雷阵阵，树上的叶子被风吹的乱哄哄的摇摆，发出簌簌的声响，在墨黑的夜里，诡异且恐怖。

我有点担心太子，披上衣服想去隔壁看看。值房里的下人迷迷糊糊的，我悄悄地往寝殿走去。

「.....是.....谁？」小小的声音在黑暗的寝殿内颤巍巍地响起。

「殿下别怕，是我。」我点燃一只烛火，走到他的床边。

「怎么还没睡？可是害怕了？」我替他掖了掖被子，柔声地说道。

「嗯...有点。」

「别怕，姐姐陪着你。」我轻轻地拍着他。

「轰隆！」外面雷鸣大震，惊得他一把抓紧我的手。

我连忙安抚他，嘴里说着别怕。

「姐姐，可不可以陪我睡？我母妃，就是在这样的雷雨夜离开我的，我害怕。」床上的小少年，好像一个小鹿，满眼的惊恐和哀伤，视线一直落在我的脸上，深怕我拒绝他。

「你这般害怕雨夜，奶娘竟没有发现？」我疑惑地问道。

「奶娘.....奶娘她.....」

「她如何？她是你的奶娘，照顾你的起居，竟连你雨夜不敢入睡都没有发现，那她平日都在做些什么？」我看他支支吾吾的样子，气不打一处来，说出口的话也愈发冷硬。

「母亲去世后，奶娘就像变了一个人，时常出宫，对我.....也不似从前那般照顾了。」

「我与她说什么，她都不管，大概.....是欺负我没有人管吧。」

听着他失落的语气，软软的和我说着，奶娘的前后差别，我真是气不打一出来。

这奶娘看太子母亲去世，他又是个软糯的性格，不敢去找姑母告状，便没什么顾忌，在这东宫肆无忌惮，目无尊卑。总出宫，大概是去看自己的孩子去了。

或许，不止是看孩子那么简单，她在这东宫应该是还有所图。

「姐姐.....」我正思索着，太子拽了拽我的衣角，「姐姐，陪我睡觉，好吗？」

「好。」虽是不合规矩，但看着他我实在不忍拒绝，明早我早些离开便是。

「殿下睡吧。」

「姐姐以后可以叫我星阑，墨星阑。」

太子侧身躺着，小手紧紧的和我牵着，眉眼带笑，声音软糯，带着亲昵。

「好，星阑，睡吧，姐姐陪着你。」我看着他闭上眼，慢慢入睡，满心的酸楚。

他是太子，是未来的君主，本该天真烂漫，自信威严，却年幼失母，养成了怯懦的性格，这其中他该是受了多么大的委屈啊，才会如此的逆来顺受。

星阑，别怕，以后姐姐都在，陪你长大。

第二日清晨，我亲自伺候太子更衣，用膳，陪他温书，送他去上课，虽也做的磕磕绊绊，但这却是我能与他快速熟悉，建立信任的方式。

「库房的钥匙在谁那儿？」我回到东宫，随口问了下人。

「钥匙，一直是奶娘在管着。」

果然，我想了一夜，她那眼光短浅的模样，该是没有什么阴谋诡计，最多就图点钱财。

「叫她过来。」

「钥匙拿来，我要清点库房。」我紧盯面前奶娘，不错过她的一丝神情。

果然，她瞪大眼睛，失措地看着我。

这里面有猫腻啊！

「苏小姐.....这.....库房一直是老奴在管。」

「我没有要抢的意思，只是清点，拿来吧。」我摊开手，示意她把钥匙拿来。

「.....钥匙，没拿来。」这个老奴才，还在做最后的挣扎。

我打发下人去她房里取，然后亲自拿着账本去库房一一核对。

只一日，便发现丢了不少的东西，其中不乏一些御赐之物。

这个老奴才，监守自盗，御赐之物都敢偷，去填补她自己的孩子，不怕掉脑袋吗！

晚膳时，我把这事与太子说了，他微微叹气，想来也是早就知道奶娘的事。

「奶娘从小对我很好的，只是母妃去世后.....」

便欺负你年幼心慈，好拿捏。

「姐姐也别太为难她了，放她出宫吧。」他望着我的眼神纯洁，美好。

「可我若是饶了她，往后这东宫的下人就很难管了。」我残忍地拒绝他，给他上了第一课，切莫妇人之仁。

「那.....就随姐姐安排吧。」

哎，还是个软的，都不和我争吵一二。

慢慢来吧！

三

因雷雨那日相伴入睡，又或许是我处置了奶娘，我与太子的关系更近了一步。

「星阑，快起来啦。」

「今日有雨，要多穿一件里衣，防寒。」

「不要只吃自己喜欢的，要每样都吃一些。」

「文章背好了吗？背一遍给我听。」

「太傅留的功课都准备好了吗？」

「走的慢一些，看着点儿脚下。」

我明明也才十四岁，却每日像个老妈子似的，在他身后唠叨着。陪他温书，用膳，送他上课，接他下学，还要处理东宫大小事宜，日子忙碌且充实。

仿佛养了个儿子般。

这日，我见时辰差不多，便去接他下学，还未走到屋内，便听到太傅的训斥声，「殿下，这篇文章怎么还没有背下来？」

文章？没有背下来？

怎么可能？每日的课后背诵都是我陪他一起完成的。

「伸出手来！」我抬步往里走时，看到太子站在那里，伸着手，等着受罚。

「太傅且慢！」我忙出言制止。

太子转过头，看见是我，像是有了依靠眼里瞬间委屈，有些许湿润。

「太傅若要罚，便罚我吧，殿下没完成功课，是我没有看管好。」我把太子护在身后，手伸出来任由太傅的板子落在上面。

回到东宫，太子亲自为我上药，一双眼睛哭的通红，抽噎地问我，「姐姐，疼吗？」

「疼。」怎么可能不疼，那么厚的板子打在手心，瞬间就肿了起来。

结结实实地受了十下板子，当时疼得麻木，现在缓过劲儿来，只觉火辣辣的钻心痛，这手是张也不是，合也不是，无处安放。

「姐姐，下次不用替星阑受罚。」他的眼泪一颗一颗落下来，好不可怜。

「你还想有下次？」

「这次是为何骗我？」明明和我说完成了太傅留的功课，却偷偷少背了一篇文章。

「.....我只是.....想多和姐姐玩儿一会.....」看着他软软的可怜样儿，我伸手揉了揉他的头。

「以后再不许骗我了。」

「嗯！」他重重地点着头，一脸认真地同我说，「星阑再也不骗姐姐了！」说完便低头认真的帮我包扎伤口。

「姐姐为何对我这样好？」

「因为你是姑母的孩子，是我的弟弟。」

「那姐姐.....会一直陪着星阑吗？」软软的声音让我心软。

「当然，我会永远做你的姐姐，当然也会永远陪着你。」

我垂眸看着眼前的孩子，生出一种亲昵的感觉，虽没有血缘，但却心甘情愿替他受罚，会在他流泪时心疼他，会在他可怜兮

兮地望着我时，想去揉揉他的脑袋，在雷雨夜他与我讲他母妃时，想去抱抱他。

他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，让我想爱护他，照顾他，不求回报，只望他好。

四

时间流逝，我来东宫已经三年了，如今我十七岁，太子十一岁。

望着寝殿中的少年，我一时恍神。

他已经长成了一个骑马射箭，练武的健壮少年。

原来白皙的皮肤，也被日光晒得有些黑了，更填一份少年独有的英气。

他也不再像从前那样，站在我的身后，需要我的保护了。他的眉眼中已显露君主威严，不再是那个爱流泪的小可怜了。

可是，说他变了，他又没变，至少，他与我之间还是姐弟，与从前并无分别。

他会在雷雨夜，与我撒娇，求我陪他。

会在惹我生气时，主动认错，求得我的原谅。

但离了东宫，他开始独当一面，成为一名小小男子汉。

我不用担心，你是否会被刁奴欺负。

也不必忧愁他有没有被太傅责罚。

他在我面前的所有软弱和孩子气，在外人眼里，是全然不见的。

而我，只需每日打点好东宫上下，安心等他回来便好。

其实这三年，我在东宫陪伴他长大的同时，自己也在长大。

从前的小小骨朵，蓦然张开，抽长的身高，姣好的面容，还有胸前的微微隆起，无疑不在告诉诉说着，吾家有女初长成。

行走在宫里，经常会遇到御林军的侍卫，他们看我的眼神，仿佛在看一块肥肉，想把我拆穿入腹一般，让我觉得甚是恶心，每次都快不离开。

但总有那么几个胆子大的会拦住我，送我些胭脂，头钗这些女儿家喜欢的东西，我都一一拒绝了。

我知道他们的意思，除了对我的爱慕，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我得到我家人的认可，得到姑母的认可，最后是得到姑父的青睐，平步青云，指日可待。

哎，我也真是搞不懂他们的榆木脑袋是怎么想的？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照顾太子，若真是被人勾搭的开始儿女情长，忘了自己的本分，别说旁人，便是姑母就不会给他们好果子吃！

一群蠢货！

五

「姐姐，我回来了！」少年朝气的声音从屋外传来。

我放下手中的笔，忙起身去迎，就看到少年一瘸一拐的走了进来。

「这是怎么了？」我跑过去，从下人手里扶过他。

「殿下今日与侍卫切磋，不小心碰到了……」

「怎么这么不小心。」我心疼的责备他。

「你和他们比什么，一群莽人，哪知道深浅！」我扶着他慢慢走到榻上坐下。

「没事，一点也不疼。」他满不在乎的笑嘻嘻的冲我说道。

「你是没看到，那群侍卫，五大三粗，被我打的是落花流水！」他边说，边比划着和我描述比试的场景。

「我先是一记八卦无敌掌，接下来是扫堂腿，最后再来一个霹雳脚！」他越说越兴奋，眼里满是得意，「直接就被我踹翻在地，连连求饶。」

「姐姐，我厉害吧！」

「你呀！」

看着他得意的眉眼，我摇头轻笑，「你是太子，人家那是让你呢！」

「我知道啊！」他瞪着水晶般的大眼睛望着我，仿佛我通过我的眼眸，直入心底。

「姐姐，我是太子，是这天下最尊贵的少年，连朝臣都不敢得罪我。」他神情冷清，全无平日地笑意，只余锐利。

「那些侍卫又算是什么东西？」

「敢觊觎我的……」他话说到一半停住了，不再言语。

我却有些懵了，这孩子再说什么？

那些侍卫惹到他了？

觊觎他的……什么？

可若是真的惹到了，打了板子惩罚了便是，为何还要兴师动众的亲自去给个下马威呢？

哎，这孩子的心思越发难猜了！

我蹲下身来，卷起他的裤子，露出小腿，一片淤青，

我心疼的蹙眉，该是多疼啊！

许是见我表情不好，他忙恢复神色，开口说道，「姐姐，不疼，一点也不疼，真的！」

「闭嘴！」我没好气的斜了他一眼，嘟囔着去拿外伤药。

「若是那侍卫惹到你了，你随便罚他便是了，弄自己这么重的伤做什么？」

「我随便罚他，你不心疼吗？」他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仿佛要看穿我。

「你没头没脑的说什么浑话？」我一愣，心里很是不解，「我心疼他们做什么？」

我气得使劲按他的伤处。

「诶...诶！疼！姐姐.....疼！我错了！」他夸张的在那儿求饶，惹得我这气，也消了大半。

「知道错了，下次就要爱惜自己！」

「好！只要姐姐不疼旁人，只疼我，星阑自会爱惜自己！」他眉目张扬间笑得肆意。

哎，这个傻小子，你是我弟弟，我不疼你，还能去疼外人吗？

近来，我成了一个蛇蝎之人。

原因是，我行走在宫中竟没有人来拦住我了？

从前那些个人，总是明里暗里地与我搭话，和我套近乎。

可如今看到我，却远远的就躲开了，实在是打了照面，也是低头看地，绝不与我对视。

起初，我还很是高兴，毕竟这些个蠢人不来打扰我，我乐得清净。

可是时间久了，我这心很是不畅，毕竟是豆蔻少女，即便没人爱慕，也不该是避我如蛇蝎吧！

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只能默默捧着一颗少女心，独自忧愁！

六

春去冬来，日子在不经意间缓缓前行。

这是我来到东宫的第七年，我二十一岁，太子十五岁。

他开始跟着圣上学习帝王之术，在朝中的地位也越发稳固。

性情也不再软糯，而是变得沉稳，平静。英俊的面容背后还有无上的权势，不知迷倒前边后宫的多少小姐，宫女们。

「姐姐在做什么？」我想的出神，不妨他突然从背后抱住我。

背部传来他怀抱的温暖，宽肩窄腰，身形也愈发欣长，个子已比我高出一头了。

不知何时，他开始喜欢这样的肢体接触，总是与我亲昵的拥抱，暧昧，我却不能适应。

这样的姿势，他却叫着我姐姐，总觉得有些意味不明的暧昧。

我微微挣脱，却被他牢牢锁着。

「姐姐，别动。」低沉暗哑的声音在我耳旁响起，温热的呼吸喷洒在脸侧，让我泛起一阵颤栗。

「星澜，别这样？」我有些耳烫，眼神也四处游历。

「怎么样，我们是姐弟呀，抱一下有什么关系。」他眉梢微扬，似笑非笑地睨着我。

「可你我已经长大了，男女有别，还是要注意些的。」

「不要，这里又没有外人。」他声音略带孩子气。

「姐姐看什么呢？」

「游记吗？」他随意翻着我手里的书册，不紧不慢地看着。

我无力与他争辩，微微侧头看向他，心里再一次感叹，这个少年，真的长大了，我的使命也完成了。

咫尺之间的俊脸，让我一阵恍惚，响起今日姑母与我说的话。

「念念，你年纪不小了，这些年一直帮本宫照顾星澜，实在辛苦。」

「年后，你便可以出宫，圣上会赐你县主之位，若是喜欢哪家的少年，本宫也会为你赐婚的。」

「是，念念谢姑父，姑母恩典。」我叩首拜谢，心中说不出是欢喜还是悲哀。

「看我做什么？」太子摸了摸我的脸，语气宠溺亲近。

我回过神来，有些无奈的问道，「还不放手，没大没小。」

「姐姐小小的一只，哪里比我大了。」他比了比我们的身高，慵懒散漫地再次把我箍在怀里。

「星澜，你长大了，年后我要出宫了。」我轻柔地对他说。

「……」感觉到身后的怀抱一僵，半晌后才低沉开口，「出宫做什么？姐姐不是说，要永远陪着星澜吗？」

我看不见他的神情，却隐隐感觉到他声音的变化，阴沉中带着咬牙的意味。

「我来东宫便是为了照顾你，你如今已不需要我了。」

「怎么不需要？星澜一直需要姐姐陪着的。」他收紧怀抱，嘞得我生疼。

「姐姐不要星澜了？」

「我年纪大了，再不出宫，恐怕以后就嫁不出去了。」我尽可能语气轻松地安抚着他。

其实，我的心也很难过，我陪伴了他七年，生活中所有的事都是围绕着他在展开，他早已在我心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。

「姐姐，有喜欢的人了？」他侧头离我极近，一张一合的薄唇，仿佛随时要碰到我的。

室内寂静，我仿佛能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，过了半晌，我咽了咽口水，回道，「没有。」

「呵，我还以为，又有哪个不长眼的来勾搭姐姐了呢。」他漫不经心地随口说道。

嗯？又？

我疑惑地看着眼前人，什么叫做又勾搭？

「不是吗？从前不就有侍卫送过姐姐些破烂玩意儿吗？」他说话时嘴角噙笑，但眼底冰冷。

「你.....知道？」我颤颤巍巍地开口。

「是啊，要不然我为何亲自去收拾他们。」他散漫的语调在我耳边响起时，我的脑子轰的一声，像炸开了一般。

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，我那时还奇怪为何一夜之间那些人见我时都绕道而行，原来是因为他的震慑。

他是故意的。

可彼时十一岁的太子，又怎么会知道那些人暗戳戳的小心思呢，明明他们每次都是偷偷塞给我。

难道那时，他便在不知不觉间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，暗中派人跟踪我？可是为何呢？

是防着我，还是姑母？

我瞪大眼睛望着他，压抑不住内心的惊惧，连呼吸都开始不顺畅了。

「为何，跟踪我？」

「我怕姐姐跑了啊。」

「姐姐这样美好，那些人，配不上的。」他手指划过我的碎发，别在耳后，很是耐心地说道，「姐姐，别离开我，永远陪着我，不好吗？」

望着他隐在烛火后的神情，我的心咯噔一下，跌入了谷底。

完了，这个我教养大的孩子，长歪了！

七

我来到坤宁宫的时候，姑母还在生气，原因无他，因为太子。

他找到姑母，大意就是不许我出宫。

若是想嫁人，他便娶了我。

这还是我入宫后，他第一次跑到这来，顶撞自己的母妃。

因不是亲母子，太子又年龄见长，圣上栽培，朝中根基愈发稳固，姑母虽是生气，却也没有同他争论，只是说会问问我的意思。

「念念，太子情窦初开，或许对你生了旁的心思。」姑母抚额，想是头疼极了。

「我不知你二人之间发生了何事，但你不能就在宫里，你明白吗？」

我明白，苏家势大了。

从前还好，即便是出了一位皇后，但因在后宫，并不影响前朝的局势。

可如今，我兄长驻守边疆，手握大军，我父亲又是实权郡王，若我再与太子有瓜葛，那我苏家.....在朝中的地位便无人能及。

一旦引来帝王的忌惮，那就是灭顶之灾。

正所谓，功盖天下者不赏，功高盖主者身灭。

「姑母放心，年后念念一定离宫。」我自言自语般承诺着，不知是说给她听的，还是在给自己打气。

转眼除夕，这是我在宫里过得第七个新年。

每年京中都会燃放烟花，供全城百姓观看。

我与太子也会登上宫里最高的城楼，看这满城繁华。

他牵着我的手，与我并排站着，他清冽的气息萦绕在我的身旁，彼此都没有说话，只看着天空的烟花，一瞬的绽放，一瞬的光芒，然后凋落。

「姐姐，新年快乐。」他垂眸望向我，烟花的光芒落在他的眉眼上，眼里有星星点点的细碎晶莹，睨着我时有一种勾魂的错觉。

「新年快乐。」我被他看的莫名心慌，下意识的眼神躲避开。

「呵，」他慵懒一笑，继而低沉暗哑的声音响起，「姐姐有什么新年愿望，景澜帮你实现。」

「什么都可以实现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透过烟花绽放的巨大声响，我压制住自己的呼吸，心中的疼痛，让我流出眼泪，声音轻得有些不真切，但我知道他听得清。

「我要出宫。」

他静默了半晌，视线牢牢的盯住我，最后红着眼眶，淡淡开口。

「好。」

少年，有他的骄傲。

过了今夜，我们便不提姐弟，只论君臣。

八

整个正月我都在府里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的宅着。

他来过几次，均被我已不舒服为借口，避而不见。

下人和我说，他闷闷不乐，满脸的阴沉，整个人失落离开。

可我不敢见他啊，那个高高在上，光华万点的少年，若是像个没有人要的可怜狗儿似的望着我，我如何会不心软？

七年啊，他的心思我怎会不知，他腻了我七年，便是铁石心肠也被泡软了。

可为了苏家的未来，我不得不放弃他。

父亲，开始为我择婿，可却不顺利。

我二十一岁，是个老姑娘了，太子也已长大，这些年关于我和太子的不当言论也一直暗戳戳地在前朝传播。

即便是我家世显赫，也没有人愿意与我成亲，共结连理。

为了这事，父母整日忧愁，觉得甚是对不起我。

我却没什么，在家中陪伴父母，补偿这几年缺失的孝道，也是好的。

是夜，我躺在床上，黑暗中窗户被轻轻打开，发出「吱」的诡异声响。

「谁？」我拽进被子，哆哆嗦嗦开口。

那人过来，熟悉的清冽气息包围住我，似笑非笑，薄唇轻启，浅声道，「姐姐，星澜想你了。」

「.....」

「嗯？姐姐，想星澜了吗？」

「你是太子，半夜偷进臣女的闺房，于理不合。」我安耐住心悸，冷冷开口。

他对我的话置若罔闻，轻轻揽住我的细腰，慢慢抬手在我脸上摩挲着。

我俩离得极近，我能感觉到他温热的气息喷在我的脸上，暧昧且荒唐。

「你家里开始给你说亲了？」

「姐姐觉得，你嫁的出去吗？」

「有我在，谁敢娶你？」

「姐姐，我本想放了你的，可我实在是太难过了，我的心好疼。」

「姐姐，别离开我。」

「墨星澜.....」

他看见我神情越来越冷，低下头，在我脸颊落下一吻，「姐姐，生气了？」

我羞恼的瞪着他，他怎么可以.....！

「别这样看着我，」他低笑的凑近来，一下一下的在我唇上轻啄，「姐姐.....姐姐.....」

一声一声的呢喃，让我羞愧难当，使出全力，推开他，
「啪！」

我巴掌落在他的脸上，他阴沉的看着我，眼底还有刚刚放纵的欲望。

「墨星澜，我是你姐姐！」我吸了口冷气，微微颤抖着身体，僵硬的开口。

「呵，你算是我哪门子姐姐。」他轻嗤一声，笑意微讽。

「谁家姐姐，会被弟弟这样抱着？」

「谁家姐姐，会被弟弟这样吻？」他又低头在我唇上一啄？

「谁家姐姐，会和弟弟同塌而眠？」

「你先勾引的我，便要对我负责。」少年低哑慵懒的声音在我耳边散漫开来。

「姐姐，我长大了。」

情深缘浅，却又一往而深，这个少年，疯魔了。

九

我定亲了，与一寒门子弟，是今年科考的榜眼。

他与我年纪相当，家里在朝中没有势力，虽与我家境悬殊，但为人不卑不亢，温文有礼，不怠慢，也不轻浮，是个儒雅的公子。

这日，他与我去茶楼听书，聊的甚是投机，虽彼此暂时无爱，但以后相敬如宾也是好的。

回府时突然落雨，我们共撑一把伞，胳膊紧挨着，衣角摩擦，在这雨里，倒是生出几分温度。

分别时，我瞄到他耳尖微红，甚是可爱，随手点了点，轻笑道，「怎么这般害羞。」

「苏小姐，快进去吧，别受了寒。」他满脸的红意，低着头不敢看我，说完话，匆匆走了。

呵，真是个小腼腆的公子。

「你怎么又来了？」

透着屋外的月色，望向床前的人，我漠然开口。

他盯了我半晌，突然倾身贴近我，一身的酒气。

「墨星澜，我要成亲了。」我窘迫地咽了咽口水，逼着自己保持头脑清明。

「呵，我知道。」他尾音落下，声音清浅柔和。

「姐姐，你若喜欢那耳朵，我割下来送给你如何。」

「或者，我杀了他，姐姐便不用成亲了。」他慵懒随意开口，仿佛说的是件无关紧要的小事而已。

可我闻言却觉得心惊胆寒，这般要人性命的话，他怎么可以随意说出口。

那个软软糯糯的少年，怎么长成这般的冷漠无情。

我就教养出了这样的孩子吗？

「墨星澜，你若是敢伤他，我便.....」

「你便如何？」他阴狠狰狞地看着我。

「我便.....杀了我自己。」我心中闷痛，苦涩难明。

「.....」

冰凉的手指骨节分明，划过我的脸颊，慢慢向下，脖颈，锁骨.....直到心口。

我想往后躲，却被他另一只手箍住腰身，动弹不得。

「墨星澜.....」

「嘘，姐姐，让我看看，你到底有没有心。」他猩红着一双眼，嗓音含糊，带着委屈。

「为了一个只见了几次面的男人，姐姐竟这般伤我。」

他把头埋在我的脖颈处，温热的泪流进我的寝衣里，烫进我的心窝。

「星澜，我们放过彼此，好吗？」我颤着声求道。

「.....不好。」他果断开口回绝我。

「姐姐，你爱过我吗？」

「.....」

「呵，这一生，我们都要纠缠不清。」他不给我反驳的机会，扣着我的后脑勺。用力地吻了过来。

温热的泪流进嘴里，很苦，却不知是谁的。

墨星澜，人心易变，此时说一生，太早了。

便是没有苏氏，我们之间也隔着山水。

我生君未生，君生我已老。

三日后，我那未婚夫被外派到江南任职，我与他的婚约也解除了。

我到城门口与他告别，「一路慢走。」我心中难掩愧疚。

「苏小姐，保重。」他依旧温润有礼，睿智的眸子里，仿佛什么都明白，却什么也没有说破。

他躬身一礼，潇洒离开。

「对不起。」我轻轻开口，随风散去。

「舍不得？」少年悄无声息站到我的身后，语气中带着无比的讽刺。

「墨星澜，你怎么样才能放过我？」我没有转头，只是看着那温润公子的背影喃喃道。

「姐姐，你是我的，没有你，我连觉都睡不好，怎么可能放了你呢？」

「那是不是我陪你睡，等你腻了，我便自由了！」我转身望向他，看着他一瞬错愕的神情，然后充满讥诮地睨着他。

「你废了这么多心思，不就是为了和我睡吗？」

「苏念念！你就是这般想我的？」他瞪大眼睛，阴沉地盯着我，额头青筋暴起，嗓音瞬间冷了下来。

我虽被他的表情吓得有些腿软，但仍直直地回视着他，因为我知道，他不会拿我怎么样，他舍不得。

这大概就叫，被偏爱的有恃无恐。

九

可我最后还是没能斗过他。

圣上愈发看中他，朝中大小事务均交由他处理，名为监国。

他威胁我，若是不从，便会在朝中夺走我父兄权利，也会打压苏氏一族，直至没落。

呵呵，真是可笑，我为家族远离他，如今又因为家族跟随他。

做了他外宅里的一直金丝雀，逃不得，离不脱。

他时常来这里，与我厮混。我也顺着他的意，乖巧顺从，听话懂事，倒是颇得他的欢心。

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在东宫的岁月，一切静好。

只不过，他不在是那个躲在我身后，软糯的孩子。

他是可以环抱住我，给我坚强依靠的男人。

这个王朝，最有权势的男人。

他会陪我用膳，陪我钓鱼，陪我放风筝，抚琴，作画，会为我画眉，梳头，还会给我买甜腻的糕点，或是夜市的小食。

只要是他能想到的宠爱的方式，他都会一一做到。

「姐姐，在做什么？都不理我。」我在书房作画，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，他从身后环抱住我，一如往日那般亲昵。

「作画吗？画的是.....」

「你啊！」我侧头，凑上去亲了亲他。

习惯多么可怕，当初不过是与逢场作戏，想他新鲜劲儿过了，得到了，便就腻烦了。

谁承想，这个少年倒是真心，与我恩爱，似乎是个钟情之人。

他低头在我唇上轻吻，然后抱起我，走向卧房。

「姐姐.....姐姐.....」他迷乱低哑的声音在这寂静的夜里响起，诱人的荒唐，让人羞耻。

他惯喜欢在床第之间唤我姐姐，不知道是什么恶趣味。

「从前竟不知，姐姐这样可爱，通红的一只。」

「姐姐也喜欢的吧，早知这样，我就该.....」

「别胡说！」我慌乱的捂住他的嘴，涨红着一张脸不敢看他。

一夜荒唐，相拥而眠。

翌日清晨，他轻轻的抽出环抱住我的手，轻轻起身，我睁开眼看着他，颇有几分懵懂的依恋。

他俯下身来，微微弯眼，在我唇角落下一吻，轻柔缱绻的说道，「我要去早朝了，姐姐，可要乖乖的啊。」

「嗯。」我伸手要挂在他的脖子上，回了他一吻。

「莫要勾引我，」他低声呢喃道，「再这样，我就把你抓回宫去。」

我闻言送开了手，心下涩然。

我不回宫，我不想做寂寞宫墙里的女子，虽然现在也没有自由，但我却可以自欺欺人地想，若有一日他腻了，烦了，或许会放我自由。

他看我缩回的手，眉头微皱，半晌轻声道，「乖，听话。」

他起身穿衣，我就坐在床上，搭着薄被望着他。

他又走了过来，环抱住我，将头埋进我的颈窝处，深吸了口气，宠溺道，「真的要走了，一会儿要耽误早朝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他眉眼弯弯，含着揶揄的笑意，「等我。」

「好。」

世人都说，太子端方有礼，治国有道，未来定是个明德的君主。

嗯，我觉得也是。

世人还说，太子芝兰玉树，龙章凤姿，是个翩翩君子。

嗯，我很认同。

但，世人却说，太子不近女色，洁身自好，守身如玉。

嗯？这是什么鬼话？

夜里那个与我撒娇缠磨的人是谁？

那个与我说，岁月静好，同君共老的人又是谁？

情深缘浅，却终是抵不过你的抵死缠绵。

我虽不愿承认，但我真的想和他纠缠一生。

十

我与他甜腻度过了一段时日，有时看着他来往与皇宫和外宅之间，很是辛苦，我甚至想，要不我进宫算了。

就像当年在东宫那样，他去前朝处理朝政，我在后宫等他归来。

好似寻常夫妻一般，简单且快乐。

许是我幻想的未来，太过美好，让我忘了这个与我同榻而眠的男人，是这天下的最尊贵的人，拥有无上的权利。

若是想，也可以拥有无尽的女人。

当我进宫看到另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躺在他的怀里撒娇时，我便知道，这一场欢爱，终究是我当真了。

「姐姐怎么来了？怎么没有通禀！」他松开环抱住少女的手，急急向我走来。

是啊，我怎么来了？

因为他有月余没有来外宅了，我以为他朝中十五繁忙，特意亲手做了他爱吃的点心，告诉宫人不要通传，我要给他个惊喜。

呵，我竟还傻傻地以为他会多么的高兴呢！

我侧身躲过他来拽我的手。

「姐姐！」他有些慌乱地看着我。

「民女苏念念，拜见太子殿下。」这是我第一次向他行礼，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我们之间地位的差距。

我从前以为他爱我，他为了和我在一起，虽说有些不择手段，但他在我面前一直是卑微的，讨好的，从不曾伤过我一分一毫。

可如今我却明白了，他是太子，未来是天子，我不过是个朝臣之女，即便我父兄手握重权，也是他墨家的奴才。

他若真有一日不要我了，我哭不得，闹不得，只能默默受着，因为他是主，我是仆。

「姐姐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」他惊慌地看着我。

「殿下，我从前依仗着你的爱，便可恃宠而骄。」

「可若有一日这爱没了呢？」

「那我的依仗又是什么呢？」我默默跪在说着，一滴泪顺着脸颊落在了地上。

「不会的，姐姐，你不会没有依仗的！」他蹲下来紧抱着我，声音颤抖地同我低语。

「殿下，那姑娘娇软可爱，和你很配。」

「姐姐.....姐姐.....我马上把她赶出去.....唔...」他张口便要唤人把那姑娘赶走，我捂住他的嘴。

「便是没有她，也还会有下一个姑娘。」

「你今日觉得对不住我，日子久了，便也就无所谓了。」

他猩红着眼眶，摇头，似乎想替自己辩解，想告诉我，他不会。

呵，这个姑娘不是结束，而是一个开端。

十

我本以为自己可以一切看开，心如止水。

即便是他大赦天下，十里红妆，迎娶太子妃，我也不会失了分寸，忘了身份。

可是他新婚前夜来外宅见我，他哭着求我体谅，他说了许多他的无奈，妥协和不得已，却唯独没有说，我该如何。

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眉墨如画，还是往昔的模样，却又陌生至极。

我眼泪顺着脸颊落下，内心荒凉孤寂。

「墨星阑，我原谅你，」我抚去他的泪，贴近他，嘴角与他相碰，喃喃道，「但你答应我，这一生都不要让我进宫。」

「别污了我的回忆。」

看着他满意离开的背影，真是无比讽刺啊！

他来这一遭，哭这一场，不过是为了成全自己的心安理得。

自古帝王多薄性，可怜红颜多薄命。

五年后，圣上禅位，颐养天年。太子继位，成为了年轻的帝王。

后宫空虚，百官奏请，广开后宫，招选秀女，为圣上绵延子嗣，临国小国亦进献了美女。

他已许久不曾来这外宅了。

「咳咳.....」看着手帕上咳出来的血，我一阵晕眩。

我病了许久了，他没有来看过我。

呵，他若是有心，这外宅里的一举一动他会一清二楚。

可他为何没有来，我不得而知。

许是在庆祝他第三个孩子的出生吧。

又或许是在接见邻国新进贡的美人。

无论是什么，皆与我无关了。

此时阳光正好，透过树叶落下斑驳的痕迹，我坐在院子仰头，看见一碧如洗的天空，如湖水般清澈，几朵白云游荡在湖中，干净无暇。

我眼角溢出最后一滴泪。

慢慢的我透不过气来，眼前的光亮一点一点的变窄，最后归于黑暗。

这一生，我最后想起的是，多年前，那个偏执的少年猩红着眼，流着泪问我。

「姐姐，你爱过我吗？」

帝王也谈爱吗？

文\淞淇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